

美国风情画 (续完)

文 / [美国] 乔治·卢卡斯、葛洛丽娅·卡茨、维拉德·海克

译 / 郝一匡

在这辆黄色福特车中。

在听到狼人的插科打诨时,卡罗尔笑得一塌糊涂。这位无线电唱片音乐节目主持人的粗糙的切口暗语,也令约翰感到忍俊不禁——

狼人(画外):谁在接狼人的电话?

接线员(画外):喂,收费……

狼人:啊,你叫苏菲吗?

接线员:是的,是收费电话。

狼人:怎么,你叫苏菲典玛?

接线员:先生,我是接线员。

狼人:怎么,你是法国人吗,接线员?

接线员:这里是收听狼人杰克的收费电话。

狼人:啊,接线员,我喜欢你。

接线员:这位是狼人杰克吗?

狼人:那边那位是弗洛伊德吗?

接线员:这里是收听狼人杰克的……

卡罗尔望望约翰,摇摇头——

卡罗尔:我就是爱听狼人的节目。在我妈不让听,因为她是黑人。我认为他……棒极了。他是坐着飞机,永远在天上飞来飞去地不停地播音的,你知道吗?你认为这是

真的吗?

在史蒂夫的58型雪维车里。

特里开车行驶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夜色中,身边坐着一位金发女郎,他感到浑身舒畅。他和德比也被狼人的节目逗得乐不可支——

狼人(画外):弗洛伊德,我爱你,弗洛伊德。说话的是你吗,弗洛伊德?我看不见你,爱情来到我们中间……笑声就是回答,它在我与弗洛伊德之间眉目传情,伸出手来,抚摸我的灵魂。

“法老”们的51型墨丘利车中。

尽管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库尔特听着狼人插科打诨的节目,都差一点儿笑出声来。小个子卡洛斯坐在前面座位上,看了一眼开车的乔。

接线员(画外):先生,您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狼人(画外):你是指和弗洛伊德吗?喂,是你吗,弗洛伊德?

一个声音(画外):喂,你是玛蒂尔达吗?

狼人: 不, 不, 不是你的情人儿——拜拜!

卡洛斯: 狼人, 你告诉她。他是我的老兄。我毕业后准备去做一个狼人。嘿, 你知道他是不是在墨西哥以外的地方播音?

乔: 不, 没那事。我见过, 电台就在城外。

卡洛斯: 哥儿们, 那只是一个信息交换站。他可以拿这个糊弄警察。他满世界无所顾忌地播音。那么做是违法的, 哥儿们。

坐在后座的蚂蚁赞同地点点头——

蚂蚁: 嗨, 哥儿们, 他们从来没有抓住过这个狼人。

然后, 蚂蚁就开始猛擤鼻涕。他怀疑地望了望库尔特——

蚂蚁: 喂, 谁放屁啦?

库尔特想笑, 但做出的样子却显得好像是他放的。乔这时从前排扭过头去看看后面——

乔: 谁闻见了, 就是谁放的。(看着后面的库尔特) 嘿, 小子, 别爬下, 坐直了。那样会破坏车的线条。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库尔特在座位上往下溜了一截, 坐得与蚂蚁一般高。蚂蚁凝视着他, 露出一丝坏笑。这时只听一阵汽车呼啸而过的巨响, 他们全都扭头看去, 那是鲍勃·法尔法开的 55 型黑色雪佛兰车。这一次, 和法尔法坐在车里的, 是他的新女友, 一个可爱的红发女郎。

乔: 又是那辆惹是生非的雪佛兰。注意看跟他坐在一起他抢来的那个人。

蚂蚁: 嗨, 哥儿们, 他很像个议会督导。

库尔特点点头, 想插话——

库尔特: 多半儿就是。督导就会抢劫。

卡洛斯和蚂蚁看看他。好像没有人要他开口。

卡洛斯: 米尔纳不会赢啦, 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老了, 再也不会像从前跑得那么快了。

在黄色福特车内。

米尔纳开车是没有从前那么快了——他身边坐着一个帮不了他多少忙的少女流行音乐迷。他瞟了卡罗尔一眼, 她朝他挪得更近了。

约翰: 把你的屁股往那边杵晃挪一挪。

卡罗尔: 别担心, 我不会强奸你。

卡罗尔往回挪了挪。但是在行进中, 卡罗尔一直看着约翰。她圆睁着她的大眼睛, 含情脉脉地瞅着他。约翰在车快开到一个红绿灯处时, 熟练地换挡, 车在换到提速挡后便加快到了比赛的速度。这时, 后面传来喇叭声。约翰和卡罗尔回头看见一辆 60 型凯迪拉克。车上的一群姑娘正在笑他们。

姑娘甲: 你们的车真棒。

约翰谦虚地点点头。

姑娘乙: 其实, 我们将为你们能有这一带最好的轿车, 给你们颁一项特别奖。你们想要我给你们颁奖吗?

约翰: 如果奖是你就好了, 美人儿。我是一个现成的阿飞。

姑娘丙: 好呀, 打开包儿接着。

姑娘突然一提起一只水桶, 约翰机灵地侧身向边儿上一闪, 满桶的水兜头全浇在了卡罗尔脸上。众姑娘齐声喝彩。看到卡罗尔被水浇得睁不开眼睛, 约翰忍不住大笑起来。他简直不能相信会碰上这样的事情。卡罗尔在抹去脸上身上的水。

卡罗尔: 啊呀, 太荒唐了。太突然了。哈, 哈, 不许笑了!

约翰尽量不让自己笑, 却控制不住。

卡罗尔: 在红绿灯那儿追上她们, 然后你下车去扎她们的车胎。

约翰: 嘿, 等等……

卡罗尔: 就按我说的做!

约翰: 是, 老板……

主要街道的十字口。

约翰刚把车停在凯迪拉克右旁边, 卡罗尔就跳出来。当查克·贝里在收音机里如泣如诉地吟唱《约翰尼·B·古德》时, 他们动手了。

凯迪拉克车中的姑娘们认出约翰是她们的受害者, 立即摇上所有的车窗, 并且锁上车门。约翰动手抽掉前轮胎的气门芯, 给车撒了气。卡罗尔拿着剃须膏把所有的车窗全喷满了泡沫。在他们进行这种游击队式的攻击时, 卡罗尔开心得不得了, 约翰一直在笑。他们干完这一切后, 跳回到自己的车中。当绿灯亮后, 约翰开车走了, 车身满是泡沫的凯迪拉克车尴尬地停留在十字路口。交通开始堵塞, 汽车喇叭阵阵鸣响。

史蒂夫的 58 型雪佛兰车在灌溉渠岸上。

圆月之下, 蟋蟀鸣叫。在雪佛兰车慢慢地在灌溉渠岸上一个孤零零的地点终于停下的过程中, 回荡着《我的眼睛只看你》的歌声。特里从车里出来, 迅速从车顶上拿下两瓶可口可乐, 先朝渠里倒了一半。然后又哼着曲子, 往瓶中填满了波旁牌威士忌。然后, 走回车里。

特里: 嘟嘟, 有水果味道……它成超级可口可乐啦!

他递给她一瓶, 同时自己长长地喝了一口另一瓶里的饮料。他的手扶在车轮挡板上, 眼睛潮湿了。

特里: 它……它……这东西劲儿有点大, 我看……

德比(喝着): 混合之后火辣辣的。

特里咂摸了一小口。

特里: 是呀, 我想它还没混合好呢。

德比: 呜, 今天晚上太好了, 要能骑骑马

就更完美了——我就和一个有一匹马的小伙子有过那么一次。

特里咯咯发笑。

特里: 是吗? 我曾经有两匹马。

德比: 真的吗?

特里: 我那时只是用它们打猎。我老去打猎。多半是猎鹿, 虽然去年我打过两头熊。对了, 那是两匹优种矮马——猎马。我还专门训练过它们, 你知道吗。

德比: 你现在还养着它们吗? 咱们可以骑一骑吗?

特里: 不行了, 我已经把它们卖了。为了买这辆车……和一辆吉普车。我还有一辆轻型吉普货车, 四轮制动的。车上有一个枪架。我打猎时多半都用它。

德比: 你干吗杀害小动物? 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特里: 啊, 是呀, 是, 我想, 在我猎熊的时候, 不是它死就是我活……你知道的, 我认为你真的说的很对。

他突然抓住她, 伸臂搂住她。她没提防, 一边挣脱一边说——

德比: 等等。

特里立即放开他。

特里: 啊,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啦……我没有那个意思……或许是喝多了吧。

她把她的可口可乐放在地上, 松开并解下紧身套衫的带子——

德比: 现在行了。

她突然揪住他, 把他拉到自己的身上躺下。她狂乱地吻他。起初, 他被吓呆了, 但很快就反应并明白过来了。他们开始热烈地互吻, 碰掉了身子下面的前排座位上的东西。

德比: 呜, 你挤疼我了。

特里: 啊, 对不起。

德比:让我把头挪到这边来……好了,你起来一点……

特里:呜,我的腿,我的腿。唉哟,看着点儿。

德比:呜呜……我就喜欢在垫圈上滚着……

他们滚动着时,有两个小伙子笑着从车旁走过。特里赶紧坐起来,看见那两个人已消失在夜色中。

特里:噢,好像大中心站就在这附近。咱们干吗不到别的地方去。

德比又把他拉到自己身上——

德比:喂,过来,他们不会回来了。

特里:再等一分钟。我在后座有一块毯子,咱们干吗不去野外?

德比:好啊,去吧。

他们一起下了车,特里从后面揪出一块毯子,德比拿着要喝的饮料。他们沿着洒满月光的灌溉渠旁的一条小路行走。车里的收音机仍响着,他们听见狼人又在接一个电话——

狼人(画外):喂,你好。

姑娘(画外):是我!

狼人:你多大了?

姑娘:13岁,你呢?

狼人:刚刚14岁。

姑娘:嘿,哥哥,我爱你,狼人。

歌者(画外,唱):《狼人杰克》。

狼人:啊,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所有的谷底和山顶的天气吧。在墨塞德大概会热到200度;在弗雷斯诺更高,有400度,而我知道可能在大峡谷的某些地方大约会热到500度。你在听《狼人杰克节目》?

微型高尔夫球培训和娱乐中心。

就在这所建筑上霓虹灯闪烁着“职业介绍”的光影中,又看见那辆神秘的白色雷鸟

车驶过,然后又开走不见了。“法老”们的墨丘利车拐进这个微型高尔夫球培训中心的停车场。

车门打开,诸位“法老”出来。沉默了片刻,蚂蚁返回车里把库尔特拉了出来。各位“法老”溜达进微型高尔夫球培训中心。

库尔特:嘿,真棒。我喜欢玩微型高尔夫。

乔:我讨厌这玩意儿。

库尔特:啊,我实际上并不常玩。啊,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乔:我们来买汽油。

库尔特:他们这里不卖汽油。

乔:不卖……我们也给钱。来吧,卡尔。

库尔特:我叫库尔特。

乔轻轻推了一下库尔特,他们便进去了。高尔夫球培训中心空荡荡的,只有两个丑陋的姑娘在远处角落里活动。库尔特和乔穿过隔栅走进,“法老”们瞎胡摆弄着糖果机、弹球戏、“称称你的体重”和“空军兵团炮兵”等游戏。他们装做在玩这些游戏。

乔看了一眼周围,又吹了一声口哨——

乔:好啦,哥儿们。

“法老”们动作麻利地动起手来。他们撬锁,捣毁投币自动找零机,抽出塞子,撬开零钱盒子,把钱胡乱塞进自己的口袋。乔笑着看看库尔特。库尔特显得很沮丧,他现在已卷进了这次抢劫活动。蚂蚁坐在“飞向月球”游戏机的一个座子上。这时,游戏机突然自己启动了,他徒劳无功地用力踩它。蚂蚁被上下颠簸时的样子比他平时显得还愚蠢。他喘息着咒骂“飞向月球”游戏机时,隔栅的门突然发出“咄”的一声。“法老”们转过身去。在“此处取球”的小屋旁站着个穿圆领衫的男子。他正严厉地打量着他们——

戈登先生:你们这群小流氓在干什么呢?

“法老”们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蚂蚁在“飞向月球”游戏机上故意弄出大声,“法老”们都看着乔,等他发话。乔只能含含糊糊地嘟哝着。

库尔特:喂,嗨,戈登先生,怎么啦?

戈登吃惊地看看他。

戈登先生:亨德尔逊,是亨德尔逊·库尔特吗?你怎么跟这帮小流氓在一起?

“法老”们不明白这话里的意思。库尔特走向戈登先生——

库尔特: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只是……

戈登面带疑惑,库尔特就朝他笑笑。戈登先生也笑了笑——

戈登:噢,你们这些小子可把我吓坏了。

他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法老”们也笑了。大家都很高兴。

戈登:嘿,你怎么还没有走?

库尔特:啊,啊,是呀,我不走。

戈登先生面露不解之色。

库尔特:我是说我明天才走。

戈登:明天。好,听着,汉克·安德森在里头呢。走,进去跟他告个别。你知道,汉克是在友爱互助会会议上提名给你奖学金的人。你知道这件事,是吗?

他领库尔特走向隔栅后面的门。库尔特回头看看“法老”们。他们又开始偷盗那里的游戏器械。

在小小的办公室里,库尔特和汉克·安德森握手。

汉克(拍拍他的肩):我们全都为你感到骄傲,库尔特。友爱互助会的奖学金从来不会颁发给一个只是比较好的孩子啊。有什么要我们帮助的,尽管开口。

戈登:是呀,你以后要保持通信联系啊,是不是?

这时,隔栅处有敲门声。他们回头看见

乔站在门口。

乔:嘿,我们在这儿全都玩完了。

戈登:全玩儿完了?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库尔特:啊,他的意思是,我们全都在这儿大玩特玩过了。

戈登先生:啊,那么……

汉克:太好了。你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玩。这个地方就是让人开心的。

库尔特:是的,是的。谢谢,谢谢你们二位。

戈登先生:祝你好运。

汉克:在我说告别前,库尔特,我想告诉你,希望你走到哪儿都能记着咱们这个地方。

库尔特:我想我会的。

汉克:好。别忘了我们啊。

库尔特:不会的,我不会忘记你们,你们也不会忘记我。

戈登先生:好吧,再见。

汉克:再见,祝你好运。

库尔特:再见。

乔:认识你很高兴。

库尔特:是呀。他说的对我也一样。

库尔特和乔一同穿过那些建筑走出来,朝他们墨丘利车走去。他们急于离开此地,便加快了步伐。当他们一起钻进车里时,乔冲库尔特笑笑。

乔:是呀,你的表现简直就是一个“法老”。

在办公室里,汉克和戈登先生目送汽车开出大门。

汉克:他将来会被造就成一个优秀的互友会会员。

灌溉渠岸。

史蒂夫的雪维车停在灌溉渠的附近。

车门开着,收音机大声喧哗。此时,特里和德比正在野草丛中的某个地方亲昵。

突然,在堤岸一带出现一道手电筒的光柱。只见一双脚来到车前,手电筒的光柱照进车里,在放在前座上的空鞋子上停了一下,然后又照见了空饮料瓶子,便朝野外的方向移去。特里和德比正在那里全心沉溺在爱情的狂热中。随着光柱进入田野,可以听见脚步的声音。

一个黑人影走近他俩。这时,手电筒光柱熄灭了,月光下闪了一道银光,是将一把折叠刀打开的亮光!特里听见了响声。

德比:什么事?

特里:我好像听见了什么。

德比按着他吻,他忘记了那个响声。那个人影退回雪维车,那里有另一个人在等候着。

说话声(画外):他们正在野草堆里滚呢。不用担心。

特里和德比听着远处响着的收音机,在野地里歇息着。后来听见马达启动,又听见车子开走,在渠岸那端消失了。野外极为寂静,特里昏昏欲睡之时,只听见蟋蟀和青蛙的鸣叫声。他突然一激灵,跳起来——

特里:等一等!

德比:什么事?

特里:收音机不响了……这表明……汽车不在了!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停车的地方。

特里:啊,不见了!啊,不见了!

德比跟上来,看见特里正在仰天长叹。

特里:啊,天哪!我太后悔啦!可是,为什么偷车呢?可以雷打电劈我们,就是别冲着车来呀!

劳丽的58型爱泽尔车在灌溉渠岸上。

城外的灌溉渠一带,在月光下可以看到

这儿那儿停着许多小轿车。那些车的收音机都在放送着《走向神坛行婚礼》,时而还有笑声传来,时而又窃窃私语之声。

劳丽的爱泽尔车停靠在缓缓流动的渠水旁。劳丽和史蒂夫正前排座位上亲昵。劳丽依偎在史蒂夫的胸膛上。他双臂搂住她。他们从车窗口向外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

劳丽:你要知道,离开家去找一个新家,放弃生活去发现一种新生活,告别你爱的朋友去寻找新的朋友,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

史蒂夫:什么?你再说一遍。我以前没有……

劳丽:这是库尔特说的。

史蒂夫:啊,名人名言。(笑)为了让他留下,你一定说的他耳朵都长老茧了。

劳丽:那倒不是实情。我什么话都没说过。倒是库尔特在今晚的饭桌上说他认为大可不必那么匆忙。他认为他完全可以悠闲一个时候,去泽西城,想像一下他想怎样应付他的生活。

史蒂夫:听着蛮像那么回事似的。

劳丽的表情变了——

劳丽:你是这么想的吗?

史蒂夫:是呀。我想库尔特的话只适合库尔特,决不适合我。劳丽,看着我,你现在知道我需要什么的生活了吧。仅仅是离开这个地方而已。

劳丽:我明天不去机场。

她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史蒂夫微微一笑。他将她的身体转过来,轻轻地吻她。他们开始亲昵起来。劳丽似乎有一点儿沮丧。史蒂夫慢慢地把她推倒在座位上,爬到她身上,同时两只手动作起来。

劳丽:史蒂夫,别!

史蒂夫(平静地):这是我们分别三个月中呆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来吧。

劳丽:我们以前已经这样过了。

史蒂夫:我将会这样想念你。我需要通过一种念心儿来思念。你不想让我忘了你吧?

她闭上眼睛,尽量不让自己哭出来。

劳丽(轻柔地):不……

他爬到她身上,吻她。她挣扎了几下,便听其所便,不做任何反应。他生气地停止了动作。

史蒂夫:怎么啦?你就光躺着不动弹。

劳丽:随你的便,你想怎么着都行。

史蒂夫:不能这样。

劳丽: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让你记住我,你干嘛不这样干呢?

史蒂夫:你需要它,你就会了解它。别他妈跟我假正经。等你告诉我你看见你哥哥的那些事……

劳丽:你令人呕吐!你滚出我的汽车!我告诉你,你再别……

史蒂夫:啊,是我的不是。

劳丽:滚出去!你不配。我不在乎你走不走……现在就滚!

她离开他,伸手去拉车门把手。车门一开, she 就把史蒂夫推了出去。然后发动马达,把车开走了,丢下史蒂夫一个人站在黑暗中。他听见远处的情侣们发出的笑声和飘荡在夜空里的广播节目声。

灌溉渠堤岸上。

特里和德比慢慢地走在黑暗的灌溉渠堤岸上。特里饮了一大口他手中的波旁威士忌可乐混合饮料。

德比:总之,那个“山羊杀手”……

特里:咱们谈点儿别的好不好。

德比:……他每次打完人,都在挨打人的身边扔下一个血淋淋的羊头。叫不叫人的得慌?

特里想了想,她的话也对。他环顾了一

下四周的夜色,拉住德比的一只手。他们原以为可以去斯托克顿,但两个晚上以前发现卡利·约翰逊和堂·怀特就在灌溉渠的这个地方被劈成了碎片……

特里:你认为谁管这个地区……

德比:……这儿不仅有血淋淋的羊头,而且他还把他们的所有肢体来个大错位,把女人的手臂按在男人的身上,再把男人的腿……

他放慢脚步,示意她不要出声,倾听有什么动静。风飒飒地吹过平坦的大峡谷。眼前一片黑暗。这时,听见了脚步声!

特里:等等,你听见了吗?

德比:你以为是山羊杀手吗?

特里(小声):不!我是说,不是。别说话,听着。你在这里呆好,我去找人。

特里转身离去,德比揪着他的衣角不放。

德比:算啦,咱们就藏在这里的野地里吧。

她拉住特里的手,两人走到远处一丛灌木背后。德比从灌木丛的枝叶间隙向外窥望。

德比:要是山羊杀手抓住了一个人,我们或许可以看见事情的全过程。

特里紧闭双眼站在那里——

特里:我不想看见事情的全过程。特别是,如果是我们,他……啊……他……为什么我……我将看看到处是你的腿和一个羊头和……

德比:嘘……他站住了。我看不太清楚他……我想他正往这边来。

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她的身子探出灌木丛的边缘。

特里:好了,好了,只要他不是……德比!德比!

她出去不见了。特里迈出一步跟上,转

身,再转身,又迈出一步。突然,特里听见身后有动静。他慢慢转过身去一看……一个人正站在他身后。在月光下只显出一个人影,看不清他的脸。特里叫了一声,跳出三码远。

史蒂夫(画外):特里!

特里:谁?我?为什么是我?

特里不叫了,看清了那人是史蒂夫。

史蒂夫:特里。

特里:史蒂夫。

德比穿过灌木丛回来了。特里紧张地看着她——

特里:你到哪儿去了?

德比:就在那边儿。

特里和德比与史蒂夫一同向城里走去。特里一直没扔威士忌瓶子。

史蒂夫:你们跑到这儿干什么?喂,我的跑车呢?

特里(打着嗝):唔,啊,我没有给你们介绍吗?这位是德比。德比,这位是史蒂夫。

德比:你好。

史蒂夫:嗨。

德比:嗨。

他们继续沿着黑暗的灌溉渠岸行走。

史蒂夫:喂,我的车怎么样啦?

特里:唔……在车库里呢。为了安全,我把它放在车库里了。我是说……我不想开车出事。

史蒂夫:啊,太好了。

德比:是呀,是呀。这样做也好。因为已经有人偷了我们的车。

史蒂夫:真的吗?太糟糕了。那是辆什么车?

特里:噢,哈,不过,劳丽在哪儿呢?

史蒂夫:我想,我们俩已经掰了。

特里:掰了?蠢牛!

史蒂夫耸耸肩。三个人走进了夜色之

中。

32型黄色福特车行驶在主要街道上。

它晃来晃去地行驶在主路上。看到车内正在换挡的卡罗尔就会知道,因为在听《你愿跳一曲吗?》,她摇摇摆摆地扭动着,没有扶稳换挡把手。

卡罗尔:那个换挡把手上好像没有球形捏手。

约翰:得了,你行吗?还是我来吧。

卡罗尔:行,你来吧,教教我。丢脸了,你是个硬汉。要不是我注意,胳膊都折了。

约翰:别在意。

他不理她,他的沉默终于逼得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球形捏手,放回原来的换挡把手上。

卡罗尔:我刚才只是想把它取下来一小会儿。你是个冷酷的人,跟我爸爸一样。他不让我听唱片,不让我在外面呆到很晚,啥都不让干。

约翰(担忧地):他……他不让你在外面呆到很晚吗?

卡罗尔:不让……他可厉害啦。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因为结束得比较晚,他竟给警察打电话。你想得到吗?其实才刚刚过了半夜一点点,他就叫来一整队的警察。

约翰:啊,那你住在哪儿?

卡罗尔:拉蒙纳那边儿。怎么啦?(她忽然笑了)啊,不,不。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地方,那可不是我,不是老卡罗尔。夜晚才刚开始,得不到一点儿小表示,我就不善待这辆车。

约翰叹了口气,不知自己能不能甩掉她。他回头透过后窗看到有辆车紧跟在自己车后。他加快了车速,又看了看后面。

卡罗尔:你老在看什么呀?

她也回头看后面——

卡罗尔:那是谁?你认识他?他跟得真是太近了。

约翰:随便抓住什么东西。

卡罗尔好像害怕了,把手伸向仪表盘。约翰突然刹车,黄色福特车便停住了,鲍勃·法尔法的雪佛兰车突然往边上一闪,两辆车才没有撞上。法尔法让雪佛兰车打了一个盘旋,和黄色福特车并行。他又换了一个女友——

法尔法(喊道):如果我吓着你了,那就对不起了,哥儿们。

约翰(望着前方):要吓我还得费点儿功夫。

法尔法:你躲到哪儿去了?没人告诉我我在找你吗?

约翰:嘿,我总不能老把行踪告诉那些找我的家伙吧。

法尔法:他们说你是大峡谷跑得最快的家伙。可是不能开你的汽车,哥儿们。必须开你妈妈的汽车。喂,跟你离得这么近,我还觉得挺不自在。

约翰:哥儿们,你开的应该是一辆越野车。

法尔法:越野车?什么是越野车?

约翰:就是在野地里跑的车,一路上放着臭屁,对莴苣有催生作用。

法尔法(笑道):那是挺好的。喂,我喜欢你车上的漆活儿。人们管它叫什么来着?是尿黄和尿绿之间的那种颜色,是不是?

约翰:啊,是呀,你的车要是这么难看,你保准早就偷偷到加油站弄一桶汽油了。

法尔法:啊,我起码得给葬礼让道,哥儿们。

他们两人的互相贬损把卡罗尔逗得咯咯直笑。

卡罗尔(喊叫):你的车比我难看。

法尔法和约翰都看她,她坐着往后一

靠。

她的本相没有立即露出来……他们这时正在红绿灯下停着车。法尔法发动马达,发出大声响。

法尔法:来吧,哥儿们,证实一下吧。咱们去赛赛。

约翰:小子,你先出去小赢几回比赛,然后再回来见我。

卡罗尔:对,跟他赛一次,你能赢他。

约翰狠狠地瞪了卡罗尔一眼,她才乖乖缩到自己的角落里。

法尔法:嘿,哥儿们,你找了一个样子很厉害的姑娘。你们干什么呢?是不是在给人看小孩儿捞点儿外块?(朝卡罗尔咧嘴笑)嘿,宝贝儿。你干嘛不过来跟我兜兜风去……再过十年吧。

约翰:别跟她说这些,这是你我之间的事。

法尔法又一次发动马达。约翰想了想,然后把车推到第一挡。这时绿灯亮了,约翰和法尔法都开了车,汽车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两辆车同步得十分完好,弹射似地开过楼间的街道,朝下一个红绿灯驶去。在红绿灯前,约翰首先放慢车速;法尔法望过来,笑了笑,闯过红灯。约翰则停下了车。

卡罗尔:嘘!他可真快,不是吗?

约翰:他是快,只是有点儿傻。

“法老”的51型墨丘利车行驶在第10大街上。

库尔特还和“法老”们坐在这辆车里。不过,这伙人成功地偷窃了小型高尔夫球培训中心后,这会儿他和这些人呆在一起,已经显得比较自在了。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社交女郎》。

库尔特:喂,你们谁认识开一辆白色雷鸟车的金发女郎?

乔：唔，我见过她。怎么啦？

库尔特：我只是想知道她是谁。

乔：哥儿们，她不在你能出的价格表里。我兄弟已经跟她好上了，这是他悄悄告诉我的。

库尔特：价格表？你的意思是，她是一个……

乔：唔，她值 30 美元。你相信吗？30 美元。

库尔特：咱俩说的肯定不是一个女人。

卡洛斯：嘿，哥儿们，甭告诉他乔，他想的事儿……

蚂蚁：30 美元并不多。我见过一次一万元的。我的一个老哥儿们装在一个手提包里。第二天他就让抓住了。

卡洛斯：前面有警察，注意开车。

乔：哪儿？

卡洛斯：前面有警察，注意开车。

乔：哪儿呢？

卡洛斯：在杰里樱桃二手车专卖店车场。你就能看见车的保护板了。

蚂蚁：哥儿们，保护板已经烂了，藏起来了。

卡洛斯：放屁！

蚂蚁不屑地瞅了他一眼。乔看见在开过身旁的二手车场中的警车。

我们得有对策。我有办法了，一个好办法。

在主要街道上。

史蒂夫、特里和德比已从灌溉渠走回城中。他们走过已关门的商店，在一个热闹的拐角处停下脚步。

史蒂夫：我想我该去“伯杰美食城”了。

特里：是的，是的，劳丽可能已经到那里了。

史蒂夫：你真的以为我还在为她担心

吗？

特里：唔……

史蒂夫：我来告诉你吧。我毫不担心。想一块儿去吗？

德比：想，我想。我想。

特里：不。

史蒂夫：你们快下决心吧。

特里：不了，谢谢你。唔……你知道，我们已经报失丢车了。

史蒂夫：好吧，再见。

史蒂夫离开走了，德比看着特里。

德比：我们为什么不跟他去“伯杰美食城”呢？

特里：“伯杰美食城”！“伯杰美食城”！！你就不想想有人偷了我的车我有多烦！

她受了伤害，拔脚就走。

在杰里樱桃二手车专卖店车场后面的夹道。

库尔特走出那辆墨丘利车，乔在车的驾驶座一侧附近闲逛。他笑着，友好地说——

乔：听着，卡尔……

库尔特：我叫库尔特。

乔：库尔特。

他朝库尔特点点头，警觉地朝黑暗的四下里望望。

乔：尽管你划伤了吉尔的车，我还是喜欢你。我知道你此时此刻最想要的是什么。像每一个城里男孩一样，你也有同一个梦，对不对？

库尔特点点头。

乔：你想参加“法老”，是吗？你可以承认这一点——你会承认的——但你决没有想到会梦想成真，是不是这样？

库尔特慢慢地摇头。

乔：好，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库尔特对乔讲的事根本从来也没有想

过。乔搂住他的双肩,一边向他解释他不得不这样做,一边领他走开。蚂蚁和卡洛斯露出奸笑。

在二手车行专卖店停车场的中央,一辆巡警车停在众多待售的车中。霍利斯坦坐在车中,他身边的警官正在打盹。在霍利斯坦的镀铬黑镜片上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车辆。霍利斯坦在等着随时抓人。

乔穿过车场,走近了巡警车。他跳向一旁,手中拿着一根电线。库尔特跟在他身后。乔看了看他,向他示意——

乔:爬下!

库尔特俯身闪到乔身边。

乔:好。你已到了地方。我留在这里,你干你的。

库尔特:等等,等等,乔。万一他听见我怎么办?

乔:嘻,听着。你要这样看事情:现在你有三个选择。一,吓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让蚂蚁把你拴在车上,拖着你。你愿意吗?

库尔特:不愿意。

乔:二,你故意捣乱,让霍利斯坦听见,把你抓住。你愿意吗?

库尔特:不,不愿意。

乔:三,你成功了,参加“法老”,穿上一件短大衣,并歃血为盟。便可大功告成,好不好?

库尔特(看着乔走开):等等,等一等!什么是歃血为盟?

狼人(画外):嗨,那边的那小伙儿!这里在唱《来,跟我走》。

警察霍利斯坦在等一个受害者。在远处的背景处,可以看见库尔特从一辆车的边缘闪出,跳到另一辆车的背后。隐蔽的库尔特又朝一辆车奔去,但是被绊倒了。坐在警车中的霍利斯坦觉着听到了什么,便打开车

门,下了车。他调整好了警棍,在二手车停车场上阔步巡视。库尔特赶紧隐藏在一辆猎隼车背后,从保护板的边缘向外窥探。他看见霍利斯坦走回了巡警车,又打开门,爬进车中。警车里的收音机发出的呼叫声和其他车辆经过时车上收音机发出的狼人嚎叫混杂在一起,形成回音。

库尔特手握电线一步步地朝那辆警车靠近。背景音响是一列货车由远及近地穿过大峡谷的声音。库尔特把电线系在一根柱子上,然后惴惴地握着电线的另一端匍匐于警车的底下。在车底下,先是躺着移动,然后又伸直身子,把电线拴到汽车的后轴上。

主要街道上。

特里和德比走过马路,特里面色凄惨,为自己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便丢掉了为人代管的雪维车而感到无比沮丧。对于这个既成的事实,德比则尽量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德比:喂,我们干嘛不坐你的吉普车?

特里:什么?你在说什么呢?

德比:你知道,在说你的吉普车呢。就是你卖掉猎马换的那辆吉普车,有四轮制动的。

特里忧郁地瞅着她。他在一个停车收费器旁站住,并坐到上面去——

德比:喂,特里……特里?

在杰里樱桃二手车专卖店停车场后面的夹道。

库尔特跟乔正向墨丘利车跑去。蚂蚁和卡洛斯跳进车中,这伙人开车逃跑了。

乔:喂,你肯定拴牢了吗?

库尔特:肯定,肯定,甭担心。赶快离开这里。

主要街道上。

乔推到最高挡,车便飞也似地奔跑在主干路上。当墨丘利呼啸着从他们面前驶过时,特里和德比吓了一跳——看见库尔特身体半倚在车门外,半疯似地叫喊着——

库尔特:等待审判!

特里和德比看着墨丘利车以自杀的速度驶离杰里樱桃二手车专卖店停车场。霍利斯坦认出了这帮人,警车的司机启动了马达。红灯亮了,警笛鸣叫。巡警车换上快挡,朝前跃起。突然,听到一种金属撕裂的可怕响声。巡警车发出“兹拉”一声巨响,车子一下子腾空,然后就一头扎在地上,沿着人行道弹跳着走了一段才停住。汽车在滑行时擦出了火花。收音机里的狼人正好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

狼人(画外):啊,我真的不敢相信。因为你已到花季的16岁,感觉是这样的好。

约翰尼·伯内特得到提示,轻轻吟唱起《你已16岁》。

城外黑暗的道路上,黄色福特车。

约翰把车开下主路,驶进了一处居住区。这里的人们在沉睡,一切都在黑暗和静谧中。约翰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他打开灯。车内,悄然无声。只能听见钟表在滴滴答答的响着。卡罗尔稍显紧张地瞅了约翰一眼——

卡罗尔:我们为什么停在这儿?

约翰望了她一眼,手臂搭在她靠着的座椅的高靠背上。她注意到他伸出的手臂,注意到他的手正慢慢伸向自己。

约翰(沙哑地):卡罗尔……

卡罗尔:什么事?

约翰:我……我想我现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卡罗尔:你不能什么?

约翰:不能……卡罗尔,我必须需要你。

卡罗尔:我?

他触摸她的头发,她害怕地缩到她座位的一角。

约翰:你一晚上都坐在那儿,你那么性感,而天又这么热……我再也等不及了……

卡罗尔:啊……啊,我有很多办法,你知道,譬如,我会哭叫。这是个用过的办法。

约翰:啊,这个晚上,我的身子里一直火烧火燎的,跟火山要爆发似的。也许,我要是知道你住在哪儿,我就会抗拒它,譬如,可以送你回家。但是,因为你不肯告诉我,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必须需要你。太晚了……

卡罗尔:还不太晚!从来没有太晚的事!拉蒙纳,231号。

约翰(笑着):231号。

卡罗尔:我会指给你的,我家太容易找了。

约翰又发动马达。卡罗尔松了一口气。这辆黄色福特车叫着驶出了黑暗的街道。

梅尔免下车饭馆。

史蒂夫坐在几乎没有人的“伯杰美食城”的咖啡区。他搅拌着咖啡,心里回想着这个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门开了,布达·麦克雷走了进来。她瞅了他一小会儿,然后摘下她的送餐员小帽,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史蒂夫:嗨,布达。不,这儿有一个座位。

布达:我是忙里偷闲,休息五分钟。我看见你总是一个人。换换环境。

她喝她的咖啡,他望着窗外,想着别的事情。

布达:劳丽呢?

史蒂夫: 不知道。

布达: 我以为你们俩的关系越来越铁呢,这是你在这里的最后一夜,一切……

史蒂夫: 我们掰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布达露出吃惊的表情。

布达: 唔……出了什么事?

史蒂夫: 没什么。我们到城外灌溉渠走走,在那儿打了一架。

布达笑了,史蒂夫奇怪地瞅着她。

史蒂夫: 有什么好笑的?

布达: 没什么。只是觉得好玩。一个女孩儿,像劳丽那样的女孩,我是说,她上学,聪明,人人喜欢她,但是我们太不一样了。我知道我们各自的追求。我看见她追求你已经两年了。

史蒂夫: 她不像你说的那样。

布达: 也许吧。她有与众不同的手段,她的手段就是“决不投降”。如果是我,我立马就缴械了……

有人(画外): 布达,你歇了一小时了,咱们继续吧。

布达(叫着回答): 好吧,歇息……老混蛋。听着,我一小时内就得走。如果你愿意来,我的女朋友就会离开去度周末。

史蒂夫: 我不知道……

劳丽走向免下车饭馆,在她就要跨进门时,却收住脚步,注视着史蒂夫和布达。她注视着他们,迟疑着进不进去。

布达: 你为什么不让步? 我从来没有跟你谈话的机会。你明天就走,听着,我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所以只是说着玩玩儿。没问题。

她向他笑笑,他报以微笑。站在门口的劳丽没等史蒂夫看见她就离开了。

布达: 我们以后会再见的。

她起身,回去拿放在她旱冰鞋上的计算器。史蒂夫想了想,也站了起来——

史蒂夫: 布达,布达,等一等。

布达转过身子,同时戴上小帽子,此时他已走了过去。

史蒂夫: 我早点儿起床……我又觉得这么做不会有作用。

布达: 她给你洗脑洗得太狠了——啊,天那。总有一天,我会得胜。你说是不是?

史蒂夫: 当然,

她很快笑了一下,迅速转身走了。史蒂夫目送她远去。

梅尔免下车饭馆。

免下车饭馆依然充满一片汽车的嘈杂声: 有的汽车从街边的汽车配餐店和电影院里开进来,还有的汽车从这里驶往灌溉渠或开回城里兜风。只有延长一小时工作的汽车配餐店的送餐员面带倦意,提醒人快到关门的时间了。

“法老”们驾到。墨丘利车横冲直撞地开进停车场。汽车马达声渐渐减弱、消失,可以听见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红花草乐队”在唱《九号爱情饮料》。库尔特洋洋得意地跳出墨丘利车。众“法老”也下了车,围住他嬉戏起来。乔按住他,卡洛斯胳膊他,然后一起大笑。

乔: 啊,妈呀,今天晚上干得太精彩啦。

卡洛斯: 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干得最牛的事。

蚂蚁: 我曾经看见过一头猪攻击一个小孩儿,但是这次比那还干得棒。

乔: 啊,哥儿们,我要告诉你,那辆车当时蹦到空中有5英尺高!

库尔特点点头,自我感觉好极了。

乔: 你肯定要走吗? 今晚才是个开头。

库尔特: 走呀,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还想找那个金发女郎。

乔: 我想她只是一个幻影,哥儿们。心

理幻觉是长不了的。你得调整调整你的自我感觉之类的东西了。不管怎么说,你明天晚上还得来。

库尔特:是,是,我想也是这样。

乔:你想也是这样?哥儿们。我们不会接收太多的小伙子入伙“法老”。你明白我们将不得不彻底改换你的外包装——你下定决心才行。

库尔特点点头,想着他这句话,然后才耸耸肩。他看着那三位“法老”钻进他们那辆栗色的战车。

库尔特:喂,以后再见。

乔:那当然。听我说,记住,罗马不是在一宿间被埋没的。

乔大笑,库尔特点点头。他看着墨丘利车开走,然后穿过停车场漫步走向他那辆小雪铁龙车。

狼人(画外):我的,我的,我的。你就剩下5分钟,如果你想跟狼人说话的话。宝贝,我将实现你的所有梦想。

库尔特钻进他的小车中,坐着听收音机。挡风玻璃上映出“梅尔免下车饭馆”几个霓虹灯字样。

一个听众(画外):狼人……

狼人(画外):嗨。

一个听众:你能赠送一张唱片让我和我女朋友联系在一起吗?

狼人:你们分手了吗?

一个听众:啊,你明白了,我们之间有了点点问题。

狼人:我这就让你们在一起。稍候,伙计。嗨哟,嗨哟,嗨哟,一切都会马上好的,伙计。你明白了吗?我现在就给你们放一张唱片。

狼人滔滔不绝地说着,库尔特向大街的方向瞥了一眼,刚好看见那辆白色的雷鸟车一掠而过。他立即坐直,赶快启动他的雪铁

龙——可是车子却在这时打空转。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马达始终没有发动起来。

58型爱泽车在G街上行驶。

劳丽一个人慢慢地开着车。“天际地平线乐队”在收音机里正低声吟唱悲哀的歌《自从我失去了你》。劳丽擦擦眼睛。这支乐曲让她直流泪。一声汽车喇叭响。她回头看见是鲍伯·法尔法的车在向她靠近。他一个人开着车,正朝她咧嘴笑呢。劳丽不理睬他。两辆车并行。法尔法使劲弄响他车的马达,可是她还是不看他。他也就不再逗她,把车开进辅路。劳丽撅着嘴想了一会儿。她在下一个红绿灯追上了法尔法,与之并列。可是法尔法没有看见她。她按喇叭,他才扭过头来。劳丽示意他把车开到她这边。法尔法略表惊讶。红绿灯变了,他跟着她,把车停在马路边上。劳丽长长地出了口气,表情严肃地下车,向回走到他的车前。她上了他的车,并关上车门。他俩乘一辆车走了,他望着她笑了。

法尔法:嘿,嘿,嘿,美人,你要说什么?

劳丽:什么都不说,咱们将会处得很好。

她这莫名其妙的举动使法尔法迷惑不解。后来,他在路上回头瞧了她一眼,不知这个陌生的小女子想要干什么。

黄色福特车在居民区的街上。

黄色福特车在一所具有加利福尼亚农场风格的简朴住宅前慢慢减速。约翰停下车,熄了火。他回望了一眼卡罗尔,她似乎在沉思中。

约翰:这是咱们的第一夜,相安无事的一夜。

卡罗尔:我很快乐。再见。

她坐着没动,好像要说什么——

卡罗尔:你喜欢我吗?

约翰:喜欢。我喜欢你,你很好。

卡罗尔:可我的意思是,你喜欢我吗?

约翰:我,唔……我喜欢你。不对吗?

卡罗尔:我记住你总不能不有所凭借吧?

面对她甜蜜的凝视,约翰让步了。他取下换挡把手上的球形捏手递给她,并且探身去吻了她一下。

约翰:再见,小姐。

卡罗尔:嘻,谢谢。就当这是一枚戒指吧。

约翰:是啊。

卡罗尔:那样我们的关系就要确定了。我要告诉马西娅。

约翰:先等一等再说。

卡罗尔:等一等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约翰:不要这么走极端嘛。

卡罗尔:好,那我要随时见到你才行。

她跳下车,冲着那所房子跑去。他看着她在门前站住,然后转过身,朝他挥了挥手,进屋里去了。约翰低头看看自己身旁人去座空的座位,不禁暗生伤感。他启动马达,慢慢开走了。

狼人(画外):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眼泪说明了一切,男子汉……我俯身面朝麦克风,差点短路电死自己。

梅尔免下车饭馆外面。

库尔特打开他那辆甲虫般的雪铁龙车的车前盖,瞎胡摆弄让人棘手的马达。史蒂夫站到了他身边。

库尔特:扶着这车盖。

史蒂夫(伸手扶住他掀起的车盖):我一直在想,没准儿你是对的。我干嘛没事找事,离开家去找什么新家呀?我干嘛没事找事,离开这儿的朋友去找什么新朋友呀?

库尔特:等一等,等一等。这话我已经

听过了。你不是跟我说了8个星期,你迟早要离开这个鸟窝吗?

史蒂夫:我认识到了。我认识到……

库尔特:不,你没认识到。你一夏天都在跟我说,是时候了,你该从沙堆里把脑袋伸出来,放眼看看外面美丽的大世界了。给我……

史蒂夫(让他合上车盖):我不知道……

库尔特(“砰”地合上雪铁龙车的车前盖):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听一个中年妇女唠叨啊。

史蒂夫:我想我是错了,没准我早就错了。

库尔特:你没错。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城市已经说了8个星期了。到现在——都他妈现在了,你还在跟你自己玩精神手淫啊。如果你能够稍稍放宽心态,我们将在机场谈谈这个事。

库尔特绕到车的另一侧,打开车门。

史蒂夫:你去哪儿?现在还早着呢。

库尔特:我约好去看牙。

史蒂夫:得了,库尔特……

库尔特:你能不能放宽心态?我们机场见。

库尔特钻进他的车,启动马达。史蒂夫看着他把车开走,然后自己步行走开。

“随便来客栈”酒吧的后面。

在酒吧后院的停车场上站着五六个人。德比坐在一辆小车的前盖上,两条腿摇摆着,嘴里嚼着口香糖。这些人好像全在看着那辆车后面地上的某样东西。听得见咳嗽声,作呕声,没错儿,有一个人正在呕吐。甚至站在酒吧后门的厨师们都在边看边指指点点。传来更多的咳嗽声和呕吐声。一个小伙子一蹦跳上德比旁边另一辆车的车盖上。

小伙子:我还没见过人吐的这么厉害

呢。想必他不是一个常喝酒的主儿。

德比: 啊, 不, 他真的很爱喝酒, 是他告诉我的。

一个老者看了看手表, 然后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星星。

老者: 天晚了……我认识一个叫比利·韦伯的人曾经这么吐过。都是 10 年前的事了。你认为他是去那儿吃饭吗?

传来痛苦的呻吟和呕吐声。一个老妇靠近这个老者, 伸出一只胳膊深情地挽住他。

老者: 他全身趴在地上的样子,(露齿一笑)像只狗。像不像? 像老金杰。

老妇: 比狗还叫人讨厌, 绝对是这样。

人群散去, 剩下德比一个人坐在那辆车上。这时, 慢慢现出了特里。他伸展四肢, 横躺在他的车的前盖上, 面色苍白地喘着气。

特里: 啊, 流氓, 我感觉好像……(注意到他躺的车旁有一辆车)等一等……喂!

他跌跌撞撞地走过停车场直奔向史蒂夫的雪维车! 德比跳下车盖, 跟在他后面。

特里: 啊, 我的天, 这辆车太像史蒂夫的那辆了。看, 这儿, 底下这儿, 它就是我的车, 我的车。我们找到车啦!

特里围着车转了一圈, 寻找车钥匙。他搜了前排座位, 翻过遮阳板。

特里: 一定是被他们拿走了。

德比: 也许, 咱们应该报警。

特里: 他们决不会准时赶到。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把车偷回来。你看看能不能在周围找根电线。我们只需要一英尺电线……行吗?

黄色福特车在一个加油站。

约翰把车开出库车, 把车停在加油站的加油泵旁。一个工作人员点点头, 一边看着没有熄火的车。

工作人员: 拔出塞盖。要参加比赛吗?

约翰在车内朝他慢慢地点点头——

约翰: 是。谢谢。有几个新手正在找我比试哪。

工作人员: 他们竟敢找你比试? 我记得你原来是“一号”啊。

约翰: 是啊……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是不? 以后见, 再会。

约翰把车开出加油站, 一拐, 上了大街。

在“随便来客棧”酒吧后面的夹道, 史蒂夫的 58 型雪维车。

特里在护板四周毫无头绪地想用一根电线接在雪维车上。电线刚一接上, 收音机就有了声音, 又听见狼人的嚎叫声。

狼人(画外): 这是谁打给狼人的电话?

可以听见电话铃声, 然后又听见“大博普爵士乐队”的答复——

“大博普爵士乐队”的乐手(画外): 喂喂喂, 喂喂喂……

就在这时, 特里抬头一看, 刚好看见一个大块头的家伙正盯着自己。特里慢慢直起身子, 看见大块头旁边还站着一个大汉。头一个家伙伸手揪住特里的汗衫, 把他从那辆汽车旁拉开。

特里轻轻地笑了笑——

特里: 嘿, 嗨……这车是我的。我是说, 是有人偷了它。我的意思是说, 我把我的车丢了。我想感谢二位……

头一个家伙把特里推搡给另一个。

特里: ……帮我取回来, 我是说, 找到了它。我的意思是, 听我说小伙子, 你们先听我说, 我刚刚吐过, 而这种行为真的会让一个男人感到很难办。你们觉得好办吗? 好办!

他们来回推搡他, 然后又开始殴打他。在他们乱拳殴打特里的时候, 德比只能在他们周围团团转, 干看着。这时, 她看见一辆

黄色福特车经过这里。

约翰向车窗外瞥了一眼,才看见“随便来客栈”后面有人打架。他一推车挡,把车拐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那两个流氓已经戏弄够了特里,正在一拳一拳地打他。特里还能站立住,多半因为还在醉酒中,左摇右晃地躲开了不少拳头。德比这时大声尖叫起来,也用她的坤包抽打那两个袭击者——

德比:住手!住手!来人呀,警察!你们这些坏蛋!

约翰跳下车,跑进停车场,揪住其中一个流氓,扭过他,凑着他脸上就是一拳。这个流氓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约翰又去追另一个。

特里:啊,约翰!

德比:揍他!

一场恶斗。约翰肚子上连挨两拳,也坐在了地上。他们俩都趴在了地上。特里就躺在离约翰不远处——还醉着,病恹恹的,流着血。德比半跪在他旁边,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约翰过去,跪在他们旁边——

约翰:喂,哥儿们,你还好吗?

特里:啊,我快死了,一切都将成为过去。

德比(看着约翰):啊……你就是人们所说的独行侠。

约翰(瞧着她):啊,听我说,你是跟“蛤蟆”一起的,还是跟那两个人是一起的?

特里想抬起头——

特里:你正在跟我爱的女人说话……

说完这句话,他的头又垂下了。

约翰:哥儿们,出了什么事?

特里张开嘴,却只

哼哼了一声,什么也没说出来。

梅尔免下车饭馆。

午夜一过,饭馆里就空无一人了。迁延不去的好事者和驾车人还在饭馆周围徜徉,寻觅下手的机会。

史蒂夫坐在店里的小隔间座位上,两个唧唧喳喳的姑娘笑着进来,坐进了史蒂夫对过的隔间座位。

史蒂夫:嗨,卡琳、朱迪。

朱迪:嗨,史蒂夫。你最近见过劳丽吗?

史蒂夫(摇摇头):没有。

朱迪:我们见过她。

史蒂夫(已恼怒):啊,见过又怎么啦?

朱迪:不怎么。她原来和一个真正开一流车的好小伙好,我们曾经很想知道那个小伙是谁。

史蒂夫:我那时也不知道。

朱迪:我们现在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鲍勃·法尔法。

史蒂夫记住了这个名字。

特里和德比开车进入这家免下车饭馆,并把车停在订餐通话机旁。特里的脸肿胀着,探身对着通话机说话——

特里:帮帮忙……我……我要两份草莓可乐,多多地加冰。算了,算了,不要可乐了,只要冰块。要快。



通话机用外国话重复了一遍他的订货。

这时,史蒂夫突然打开了门——

史蒂夫:出来!出来!

特里:怎么啦?

史蒂夫:我要用车,就这会儿。

特里下了车,德比也从她那一边出来。

史蒂夫上了车。

特里:事情怎么样啦?

史蒂夫:我这就去找。

史蒂夫开车离开下车饭馆,特里和德比站在空荡荡停车场中。

德比:我才不信他的话呢!你拚着性命夺回了这辆车,他说要就要了。

特里用肿胀的眼睛看着她,他的嘴唇肿疼,眼镜已碎。最后,他彻底放弃了……不想再为这件事惹烦恼了——

特里:那不是我的车。

德比:什么?

特里:那不是我的车。

德比:啊,那你的车呢?

特里不知所措——

特里:我没有车。

德比:你根本就没有过车。那你的吉普车呢?

特里摇摇头——

特里:没有车……喂,我该怎么回家?

就在这时,送餐员用两个盘子送来两杯可乐。

送餐员:喂,你们的车在哪儿?我可以趁热送到车里。

特里站在空旷的停车场,耸耸肩膀。送餐员托着盘子等候着,德比在一旁看着。这时传来低低的颤抖声,是约翰开着黄色福特车缓缓开了进来,停在他们旁边。在他车上的姑娘们扭头望着他俩。特里磨蹭着走向约翰的车子。这个被打败的男孩在约翰的车旁,约翰透过车窗向外看着他——

约翰:怎么啦,“蛤蟆”?你的车又丢了?

特里(轻声地):没……是史蒂夫开走了。

狼人(画外):可卑啊,孩子。我要告诉你……你就开着你的车去,别紧张,很容易。你轻轻松松地兜风吧,孩子。我不会碰上车祸什么的。

收音机在播放《教堂哭声》。约翰笑了,然后下了车。他打开车的前盖,做离开前的最后检查。特里轻轻地挨着约翰坐在马路沿上。德比正同其他几个男孩说话。后来,她慢慢溜达过来,看着特里。特里也抬头看她,然后扭过头去,深感羞愧与内疚。她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谁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

德比:你知道,咱们今天晚上过得很丰富。

特里:啊,是吗,你只是……

德比:不是,不是,我想真是过得很丰富。我是说,你带上我,我们喝了些烈性饮料,目睹了一次抢劫,后来又去了灌溉渠,你在那儿丢了车。再后来,我又看见你醉酒,然后就是挨了这么一顿毒打……我真的过得很丰富。

特里看着她,又开始感到有点儿神气了。

特里:你真的这么想吗?

德比:反正,如果你明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见面呢?

特里:啊……我可能忙,你知道的。不过我们可能会……啊,我有一辆黄蜂牌小型摩托车,只是玩玩的。

德比:真的?就缺一个摩托车手了。我刚好特喜欢摩托车。

他摸了摸肿胀的嘴唇,她也伸手摸了一下,并顺势吻了他。

德比:我得走了。



特里:啊。

德比:再见。

特里:再见。

她嫣然一笑,晃着她的坤包走了。后来又回头笑了一下。特里也回报了她一个笑脸。

一辆雪铁龙车在广播电台外。

这辆小型雪铁龙车沿着一条孤零零的肮脏小路颠簸行驶,它曲曲折折地穿行在黑暗的桃树园和葡萄藤已经枯萎的葡萄园里。库尔特望着这荒芜景象。这时,车上收音机的音量突然变大,他便调得小了些。但是声音又奇怪地走了音,信号变得更大了。库尔特想了一会儿,他停了车,走下来。他站在那里,看着一座孤立的白色框架式的建筑。它沐浴在月光之中。库尔特抬头看见架在它顶上的蜘蛛网般直指星空的天线。它的黑色电线在周围的一片寂静中“嗡嗡”作响。

库尔特踏上通向门口的石子路。在没有灯罩的路灯的强光下,他看见一个小小的

通话机。它可以播放柔和的摇滚乐曲。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便按了按蜂鸣器。他又按了一下,才从通话机中传出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画外):喂,谁呀?

库尔特:是我……我想和狼人说话。

那个声音:狼人不在这里。

库尔特:这我知道,我是想通过这儿跟他联系。我有东西要给他,趁……

那个声音:8点钟以后我们不转交任何东西,明天再来吧。

库尔特:不,不行。我还想问他点儿事……

那个声音:点歌的电话号码是钻石州75044。索要“狼人最佳歌曲40首”写信给楚拉·维斯塔13信箱。狼人牌宽松圆袖长袖运动衫产于贝克斯菲尔德的狼人企业。再见!

库尔特:听着,我有权跟他说话。我每天晚上听他的节目,听了很久了……都快12年了。我了解他,是很个人的。只谈一分钟,我敢说,要是狼人知道一个朋友没能和

他说上话。他肯定会十分生气……

蜂鸣器打断了他的话,门稍稍开了一道缝。库尔特慢慢地推开门——里面竟然一个人也没有。他小小地吃了一惊,便走进去,并关上门。

在广播电台里。

库尔特慢慢地走上一个黑暗异样的走廊。他经过亮着怪异灯光的房间,里面配有电子发生器,“嗡嗡”响的发电机,四面装着玻璃的隔间,其中各式电子仪闪着光。

库尔特走过这陌生领域的专业迷宫,最后来到一个小小的亮着灯的控制室。隔着双重玻璃窗可以模糊地看见在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转身朝门口走来。库尔特稍稍感到有点儿害怕。这人盯住他看——这人有一头鸭尾式油脂长发,下巴上留着短短的胡髭。这时,这个人说话了。声音通过一个隐藏的通话机,好像被过滤了似的——

台长:你想要什么?

通过窗户,可以看见却不能听见库尔特。台长打开红色开关。

库尔特:我找一个女孩儿。

台长:人都不在这里。她不在这里。往回绕到这个隔间来。

库尔特绕过几扇玻璃门,来到台长所在

的这个隔间。

台长坐下,身子向后一靠,打开电扇吹着他宽大的胸脯。他个头很大,却颇友好地看着他。他穿一件夏威夷汗衫,吮着一根冰棍。库尔特不好意思地站着。

台长:喂,来一根冰棍吧。冰箱坏了,冰棍化的满处都是。你想吃一根吗?

库尔特:不,谢谢你。听我说……

台长:来一根冰棍吧。

库尔特:你就是狼人吗?

台长:不,我不是狼人,小伙儿。

台长向前探身,拿起一卷磁带。他像魔术师让观众查看虚实那样举起磁带,然后把磁带装在一台机器上。录音开始播放,他所熟悉的狼人的声音出来了。台长把音量调小了,又吮了一口冰棍。

狼人(画外):这次是谁接狼人的电话?

戴安娜(画外):我,戴安娜。

狼人:你还好吗,戴安娜?

戴安娜:我很好。

电台台长朝库尔特笑笑,他正眨着大眼睛,瞅着磁带。

台长:这就是狼人。

库尔特:他在磁带上。这个男人在磁带上。

狼人(画外):你爱我吗?说你爱我,戴安娜。

库尔特:啊,那……
那他在哪儿工作呢?我是说,狼人现在在哪儿呢?

台长:处处有狼人。

库尔特:可是我要给他这个条子。

台长(从库尔特手中接过来):这个啊,让我看看这个条子。(读)



嘿,这只是一份点歌表。我能做的就是播出它。明天,最迟星期二就可以播出。

库尔特:不成,不成。要明白,这个条子特别重要。我明天就离开这里,这件事非常重要,重要到我恨不得他妈的立即就找到那个女孩。

台长: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离开这里吗?

库尔特:我应该明天回东部上大学。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得成。

台长:等等,来一根冰棍。

库尔特:啊,不了。

台长:再坐一会儿。

库尔特坐下,不知是不是该离去,主要是为没能找到他今晚早些时候见到的那个可爱的姑娘而懊恼。

台长:听着,现在已经是拂晓了。我真的不能和你谈狼人了。但是就是他在这儿,他也未必理你的屁事。喏,不是我对你不敬,这个地方确实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我说的话。啊,好了,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多——狼人的确随时随地可以来到这里,是通过磁带来的。去秘密调查调查我……我听过他在他去过的那些地方的轶闻趣事。好了,你还不知道呢,就在我坐的这么会儿工夫,已经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大世界。狼人按时大谈国外的某个丛林之国,他说他递给我的那些雪茄烟都是在棕种人的女人们的光腓上卷成的。狼人去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他的轶闻趣事可多了,能记住的故事也真多。我就会坐在这里吃冰棍。

库尔特看了他一小会儿——

库尔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台长:我已经不是小伙子了,在这儿干的时间太久了。至于狼人嘛,我一开始播放的就是他,他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生命。到

现在我已经离不开他了。我只好忠于他了,你应该理解这一点。

库尔特点点头,站起身来。台长坐在座椅上转了一圈,按了某个按钮,播放出一个广告,随即又关上了。他转回来——

台长:我告诉你了。如果我今天晚上能够办到,我会尽量安排播放你的这份点歌表,以后会为你播出的。

库尔特:那就太好了。谢谢,真诚地谢谢你。

他握了握台长的手,然后在裤子上蹭蹭自己的手。

台长:对不起,是我的手指有点儿黏糊吗?再见。

库尔特:再见。

库尔特走出隔间的门,经过玻璃与电器的迷宫往回走。各个房间都响着回音,狼人沙哑的叫声尾随着库尔特。狼人一声大叫,库尔特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

在层层像迷宫似的窗户后面,玻璃的回光折射扑朔迷离,透过这些,他看见电台台长坐在麦克风旁边在嚎叫!稍后,他笑着,又一次嚎叫,开始唱一支《我的响铃上的兰鸟》的歌,从控制台上传出歌的韵律。

库尔特:狼人……

他后退了几步,离开这个现在就站在那里的狼人。这个狼人在那间有玻璃的小屋里自歌自舞,尖叫着唱完那支歌。他的声音从那间小屋辐射出去,穿过夜空,传到全世界……

梅尔免下车饭馆

约翰在他的黄色福特车打开的前盖下面检修机器,这时,法尔法的雪佛兰车开进了停车场。车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心与灵魂》。特里朝约翰的车走去。约翰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尽管他知道进来的是法尔法

的车。

法尔法把车慢慢开到约翰前面停下,并弄响马达。约翰抬头看——和法尔法一起坐在车里的还有劳丽。她表面坚定的表情掩饰不住心中的害怕。

特里:喂,约翰,我跟你走吧。说话呀。

约翰:不行,哥儿们。我不能带你,因为我今天要和一个人赛车呢。

特里:嘿,答应了我吧。就带我一个人。这样我可以观战嘛。我为你助兴,行吗?

约翰:好吧,上来吧。

特里上车,约翰回头看看坐在隆隆响着的雪佛兰车中的法尔法。

约翰:天堂路。

法尔法咧嘴笑了笑,开大了雪佛兰车的油门,然后驶出梅尔免下车饭馆。

法尔法的 55 型雪佛兰车在主要街道上行驶。

法尔法看了一眼劳丽。她正紧张地望着马路。

法尔法:好了,天堂路怎么走啊?

劳丽:就顺着城里的这条街一直走……听着,如果你要和约翰·米尔纳赛车的话,咱们到达那里后,你先让我下来。

法尔法:你干嘛不闭上你的嘴呢,宝贝?一晚上你都没有说话。一个奇怪的女人。你很快就会欣赏我的。当我逼这个寄生虫跑起来时,你就会可怜他了。

他加快了车速,一溜烟似的跑了。劳丽这时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史蒂夫开着他的 58 型雪佛兰行驶在第 10 街。

史蒂夫行驶在几乎无人的街道上,寻觅着劳丽。一辆小敞篷客车赶上来与之并行,车里的一个小伙子朝史蒂夫喊道——

戴尔:你是去天堂路吗?

史蒂夫:去天堂路,我不……

戴尔:有个叫法尔法的小子要和米尔纳比试比试。

史蒂夫:约翰在和法尔法赛车吗?

戴尔:是呀。想想会是什么样子,看着他们确实是一本正经地出城,然后……

史蒂夫却开车走了。看着雪佛兰车朝天堂路方向呼啸而去,戴尔很吃惊。

黎明前的梅尔免下车饭馆。

库尔特开车进入停车场时,店里的霓虹灯招牌正好熄灭。当免下车饭馆关上百叶窗准备过夜时,最后几辆汽车离开了。库尔特把车停在一个电话亭旁边,坐在车里收听狼人的节目。

狼人(画外):我这儿有一份点歌表,是狼人的一个朋友点的。这是狼人的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明天就要离城,要求我为一个开一辆雷鸟车的金发女郎播送下面一首歌。你们听明白了吗?我的这个朋友叫库尔特,他想在外面某个地方同你说说话,宝贝。所以,你可在“伯杰美食城”见他,或打电话钻石州 3132。你听着,他现在也成了我的朋友,小姑娘你最好给他打电话。不然,狼人将不会饶你。

狼人又嚎叫起来,库尔特手托着下巴笑了。他望着黑暗的免下车饭馆周围,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黎明时分的天堂路。

约翰的 32 型黄色福特车和法尔法的黑色 55 型雪佛兰车并列停在一条笔直的乡村马路上等候着。车的前轮压在一条被风雨侵蚀的起跑线上。天边渐渐亮起来,收音机里播放着《绿葱头》。大约有 6 到 8 辆其他的轿车停在马路外面,要观看这场比赛。一

片宁静,只有蟋蟀不管这场比赛的庄严,犹自啾唱。特里跳出约翰的车,约翰递给他一支手电筒,他在两辆车的前头站好自己的位置。

约翰朝法尔法那边望了一眼,法尔法正在和劳丽争论着什么。

约翰:喂,劳丽,你们俩在那边儿到底干啥呢?她是和你坐一辆车吗?

劳丽:不关你的事,约翰。

法尔法:是呀,她和我坐一辆车。你操心操心自己吧,哥儿们。

特里:全都准备好了吗?

约翰坐回到司机的座位上,把手放在换挡的把手上。可以看见这个把手因为球形捏手丢了,用破布头包着。

两位司机同时发动各自的汽车,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特里表情紧张,汽车开始尖啸起来。手握手电筒的特里这时让电筒亮了一下。

两辆车呼叫着驶离起跑线,车轮扬起尘土,发出尖啸声。当它们经过特里面前,扬起的尘土,让特里双手抱住脑袋一阵咳嗽。约翰在起跑时就领先于法尔法。

上路后,两辆车都推到第三挡,几乎是在齐头并进。在法尔法的车里,同车的劳丽吓得要命。法尔法的神情也像他踩油门一样狂乱。约翰推到第四挡,车速达到85迈。法尔法也推以此挡——但他的车尾开始摇摆。劳丽吓得闭上了眼睛,差点儿哭出声来。法尔法紧张地重又控制住了车。

法尔法的车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像脱缰野马般地曲里拐弯乱跑起来,差一点儿就碰到约翰的车。两辆车穿过拂晓之光,沿着闪



亮的白线火箭般奔腾着,一直开到法尔法的车突然轮胎爆裂,前轮脱落,车子一头栽到一块蕃茄地里,撞在一条水渠上,旋转的车轮卷起一团着实吓人的泥沙……

约翰眼瞅着雪佛兰车偏离马路,尖叫着停住,难以置信地来了个180度的大翻身,尾巴朝后又摔在翻车的原处。他像子弹出膛一样被弹出汽车,滚过那块肮脏的泥巴地。撞坏的车立即从马达处开始起火。约翰惊呆了。

与此同时,包括史蒂夫在内的看赛车的人赶到了。史蒂夫跳出他的车,穿过田野跑过去。

史蒂夫和约翰几乎是同时到达大火前的。他们在火前止住脚步,火焰蹿得越来越高,火势向附近的树林蔓延。史蒂夫慌张地朝周围张望着,他看见了约翰,看见他正朝自己走来。

史蒂夫:你真蠢,别忘了她刚才在车里呢!你为什么——

他朝约翰挥了挥手,约翰最终摸索着搂住他的腰。他俩站起来一起看着那辆火堆中的破车。后来,约翰蹲着挪到一侧,想从火焰上头看过去——突然,他站起身来,示意史蒂夫到他这边来。两人在破车周围转了一圈。

在着火的车后面,法尔法震惊地站在那

里看着这边冒着的浓烟, 劳丽就站在他身边, 哭着, 叫着, 不时用她的坤包打他。

劳丽: 我说我不——就你这个油头发神经! 你要杀了我呀——都是你的错。你这个天生的畸形脚……

她歇斯底里地哭着, 打着他。史蒂夫跑过去, 抓住她, 把她拉开。她又打史蒂夫, 不知道打错了人。

劳丽: 不, 不, 不。别靠近我, 别过来。我要吐, 啊, 是史蒂夫。

史蒂夫: 别这样, 劳丽。

史蒂夫拉着她, 两个人站在黎明的曙光中。当来到水渠看着火的车和人愈聚愈多时, 劳丽一下搂住史蒂夫。

劳丽: 啊, 史蒂夫! 啊, 史蒂夫, 别, 可别离开我啊。可别离开我啊, 史蒂夫。

史蒂夫: 啊, 我不离开你。

劳丽: 啊, 我快受不了了。

史蒂夫: 我不离开你。

劳丽: 啊, 史蒂夫, 别走。

史蒂夫: 我不走。

约翰看见, 这辆雪佛兰汽车眼看着就被烧毁了, 它的主人法尔法摇着头。

约翰: 算啦, 让她发脾气吧。

他揪着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一旁。就在离他们俩几码远的地方, 法尔法的 55 型雪佛兰车爆了, 像一个小原子弹爆炸, 这一爆炸载入了莫德斯托的历史。回到马路上以后, 约翰直朝他的车走去。车的引擎还在发动着, 车门大开。特里像讨厌的孩子那样, 小跑着陪在约翰身边——

特里: 喂, 你让他看看! 他有可能再也不能开车了。

约翰: 他开得太快了点儿。

特里: 太漂亮了, 约翰。岂止是漂亮? 漂亮?

约翰在黄色福特车打开的门旁站住。

特里注视着他, 然后又眯起眼睛看着冉冉上升的旭日。

约翰: 我输了, 哥儿们。

特里: 什么?

约翰: 他赢了我, 哥儿们。就在他要翻车的时候, 他把车偏离开了我。

特里: 你疯了。

约翰: 你都看见了。

特里: 不对。你刚起跑时就彻底赢了他。那小子压根儿不可能赢你。

约翰: 胡说, “蛤蟆”。那个哥儿们赢了我。他打败了我。

特里: 约翰,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场比赛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一次比赛。那个小子, 他没准儿得坐轮椅回家去了。哥儿们, 你……你的车是大峡谷最牛的。你将永远是第一, 约翰。你是最伟大的车手。

约翰点点头, 然后抬头看了看特里。虽然他的眼镜已破、嘴唇红肿, 但他容光焕发。约翰笑了——

约翰: 看看你自己的眼镜, 哥儿们。(摇摇头) 好了, “蛤蟆”。我们胜了他们。

特里(咧嘴笑): 对。

约翰: 我们胜了……咱们离开此地吧。

约翰钻进车里, 特里打了个哈欠, 摇摇头——

特里: 啊, 天哪, 这一夜过的!

他也钻进车, 当黄色福特车缓慢地开走时, 太阳已经升到新型过的田地天空, 收音机里传出《只有你》的歌声。

黎明, 在梅尔免下车饭馆。雪铁龙车。

库尔特在这辆小车中睡觉时, 这个空旷的停车场上的天空正在亮起来。电话亭里的铃声响着, 响着。库尔特听见了铃声, 睁开眼睛。他醒了醒盹儿, 才想起了什么。他惊喜地跳出车, 冲向电话亭——

库尔特:喂,喂,喂!

电话的听筒里传来一个性感浓浓的女
人声——

女人的声音(画外):库尔特吗?

库尔特:是……我是库尔特,你是谁?

女人的声音:你想找谁呀?

库尔特:你是开一辆白色雷鸟车吗?

女人的声音:一辆56型白色车。我在
第3大街上见过你。

库尔特:你认识我?

女人的声音:那当然!

库尔特: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我的?

女人的声音:这并不重要。

库尔特(激动地):这对我可很重要。你
是我见过的最完美、最漂亮的美人。可我
一点儿也不了解你。我们找个地方见见吗?

女人的声音:我每天晚上都在第3大街
开车兜风。也许今天晚上咱们还会碰见。

库尔特:不……我想我们见不到了。

女人的声音:为什么?

库尔特:我两小时后,就离开……你是
哪里人?

女人的声音:库尔特……

库尔特:你叫什么名字?你至少告诉我
你的名字。

女人的声音:再见,库尔特。

库尔特:等一等!等一等!

但是她“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库
尔特看了看电话机,然后也放下了话筒。他
听见汽车里的收音机传出狼人亲吻的声
响。

狼人(画外):让我吻吻你的耳朵。晚
安,我的心上人,再见。

这时,“马屁精”乐队咿咿当当地唱起
了《晚安,我的心上人》。

机场,白天。

一架D-3螺旋桨飞机正在热机,就要从
一处乡村机场起飞了。机场上人不多,库
尔特的家人和朋友们来为他送行。他和一
对50多岁的慈祥夫妇在一起。他与母亲相
拥了一下,握了握父亲的手。然后走向他
的朋友们。他和史蒂夫握手。

史蒂夫:祝你好运。

库尔特:好的,也祝你好运。最好明年
在那边见到你。

史蒂夫:是呀,我会到那边的。

库尔特:肯定能去。

库尔特搂了搂妹妹。劳丽握着他的手,
握了好一会儿。

库尔特:以后会再见的。

劳丽:再见,库尔特。

库尔特走向约翰和特里。



库尔特: 后会有期, 哥儿们。

特里: 喂, 哥儿们, 保持冷静啊。

库尔特: 我会的。

特里: 喂, 别做我不会去做的事。

库尔特朝额头上贴着绷带的特里笑笑。库尔特看看约翰, 他却好像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最后, 约翰伸手轻轻拍了拍库尔特的脸蛋。

库尔特: 以后见, 哥儿们。

约翰: 我知道, 能这么出门, 你很可能认为自己是个人物了……但是你仍然是一个混小子。

库尔特: 是呀, 约翰, 再见吧。

他朝飞机走去, 其他人挥手。他提着一个不大的背包和手提式收音机跨上登机梯后, 回头望了一眼周围。他经过一个空姐身旁时, 朝她笑了笑。在机舱门的上面写着“装有雷达”几个字。他又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才走进机舱。

飞机离开跑道, 升向高空。

在飞机里。

飞机起飞时, 库尔特收听他的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收《晚安, 我的心上人》。飞机攀升, 倾斜着飞越大峡谷, 乐声渐渐减弱, 几个电台的节目互相干扰……最后干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库尔特关了收音机, 观看窗外的景致。

当飞机再次倾斜时, 库尔特看见下方一条灰色带子般的马路上, 行驶着一辆白色的雷鸟车。库尔特盯住它看。这时, 飞机的影子遮掩了它, 最后消失不见。

在蓝天上。

飞机消失在蓝色的天空里。这时, 蓝天上出现了关于库尔特和他的朋友们的字幕:

约翰·米尔纳 1964 年 12 月死于一起因某个酒后驾车的司机而闯下的车祸。

有报道说, 1965 年 12 月在越南的安禄战斗中, 特里·菲尔兹失踪。

史蒂夫·博兰德尔在加州的莫德斯托当保险业代理人。

库尔特·亨德尔逊现住加拿大, 是一名作家。

(完)

(上接第 155 页)

非《等待老左》(Waiting for Lefty) 和《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了。安托南·阿尔托在《剧场及其复象》(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 中宣称:“过去的杰作对我们已经毫无用处。”这话并不全对。昔日的电影针对的不是我们目前的处境, 但是它们揭示出了有关我们这些全球影像从业人员的很多事实: 它们讲述了我们祖辈的故事, 它们成了早期的图腾标志。“我们所知的电影”总是濒于绝境, 又总是起死回生。我们现在目睹的只不过就是一种新语法、一种新技术和制作系统, 以及一系列新的情节、比喻、偶像规则和明星的诞生。下一步要发生的事情将由未来的历史学家去记录, 此刻, 我们必须满足于推测, 并且认识到, 不管电影媒体在随后的年月里怎样变化, 它都会继续立足于过去, 并且勇往直前。